



东坝民居的走廊。记者 德吉央宗 摄

# 在建筑中寻觅生活智慧

## 领略藏式建筑独特之美 一砖一瓦间

在西藏的高原河谷间,藏式建筑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风景,而是与当地人的生活紧紧相依的民生风物。它顺着雪山的肌理搭建,沿着河谷的脉络延伸,从拉萨的居民大院到林芝的木屋,从那曲的草皮房到阿里的窑洞,每一块石头、每一根木头,都藏着高原人适应自然、热爱生活的智慧。西藏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群英带着对本土建筑的熟稔与深情,为记者拆解了藏式建筑里的地域特色与生活温度,那些刻在砖瓦里的巧思,终究都是人们融在建筑中的对安稳生活的期许。

记者 德吉央宗 赵越



东坝民居的天井。记者 德吉央宗 摄

### 一方水土造一方屋 各地民居藏着高原生活的答案

“西藏地域辽阔,七地市的建筑风格如同同一部立体的地理志,记录着不同环境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西藏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群英说。

拉萨的建筑以藏式碉房、宫殿为核心,布达拉宫、大昭寺为典型代表,采用花岗岩、石灰岩墙体搭配原木梁架的土木混合结构,厚重庄严的平顶建筑辅以女儿墙装饰,既显威严,又兼具防御性。日喀则受农牧复合文化影响,江孜宗山古堡为代表的平顶石砌民居和宗堡建筑颇具特色,厚重的墙体格外坚固,平顶晒台适配农牧晾晒需求,院落式布局也兼顾了家庭生活与牲畜圈养。

山南作为西藏文化发源地,雍布拉克等古建筑保留着吐蕃早期原生风格,以夯土、天然石块为主要建材,形制简洁古朴,多为单体或小型院落,墙体夯筑与石砌结合,无

繁复装饰。林芝的坡屋顶木楼灵动别致,受门巴、珞巴族文化及湿润气候影响,工布民居为代表的半干栏式木构建筑是主流,当地独有的木板瓦工艺曾是应对雨水的巧思,如今传承面临挑战。那曲则以高原游牧文明为核心,建筑分可移动的牦牛毛帐篷和固定式土坯房,当地牧区独创草皮房保温效果极佳,后因生态保护和建材丰富逐渐被淘汰。

昌都地处茶马古道核心,院落式建筑带着豪迈气质,布局适配商旅需求,多元建筑元素的融合让建筑更具适应性与包容性。阿里则依干旱环境发展出窑洞、土碉等特色建筑,古格王朝遗址为典型,窑洞凿土而成,土碉黏土夯筑配石砌,墙体厚重,开窗极小,如今当地正循着古格王朝的痕迹,让本土建筑风格重焕光彩。

### 小窗、收分墙藏巧思 建筑细节里的生活智慧

漫步拉萨街头,一幢幢藏式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一扇扇窗户。“传统藏式窗户偏小,核心是为了保温,高原寒冷,小窗能减少热气散失。窗两侧的黑色涂层除了美观需要外,最主要的功能是吸热辅助保温。”群英说。

西藏的冬天漫长,寒风凛冽,小窗能牢牢锁住屋内的热气,让温暖留得更久,窗沿两侧的黑色装饰,也不只是好看,更能在日照时吸收热量,悄悄为房屋添暖,是老辈人藏在细节里的保温巧思。如今日子好了,气候也有了些许变化,大窗、落地窗渐渐走进藏式民居,阳光肆意洒进屋里,是生活温柔的模样。而那些高一点的建筑,比如拉萨的

古建大院,都有着下宽上窄的收分墙,当地人叫它“斜墙”,底层厚重的石墙扎在土里,上层渐渐轻薄,看似简单的设计,藏着满满的实用考量。

“西藏位于环太平洋——喜马拉雅地震带,这样的结构让房屋更稳,抗震性拉满,而依山而建的房屋,收分墙顺着山体的轮廓,不突兀、不违和,与自然相融在一起,更妙的是,房屋内部依旧是平直的墙体,丝毫不影响日常居住,外在顺应自然,内在迁就生活。”在群英的叙述里,这些细节,没有玄奥的道理,只是高原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把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都揉进了建筑里,一窗一墙,皆是生活的智慧。

### 古建新生融烟火 民居利用藏着生活的温度

藏式古建从不是被束之高阁的宝贝,而是依旧活着的民生载体。如今的藏式古建保护,在坚持修旧如旧原则的基础上,更注重让老房子融入当下的生活,在多业态的活化利用里,留住烟火气,让老建筑依旧是当地人过日子的地方,这也是最贴合西藏实际的保护方式。拉萨的56座古建居民大院,是藏式古建保护的核心,而最好的保护,就是让居民继续住在里面。

老人们守着大院,过年时刷一刷墙面,清理天井的椽子,日常的打理让老房子远离了闲置腐烂的命运,邻里之间在院里喝茶聊天,孩子在巷子里奔跑,这些鲜活的生活场

景,让古建有了生命力。“有人住,房子才会活,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藏式古建保护最温暖的底色。”群英感慨道。

当然,古建的活化,也藏着多元的可能,只是从不过度商业化,而是让新业态贴着生活走。例如那达仓故居改造成了藏式民宿,保留着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和原木榫卯结构,又添了现代的服务设施,游客住进老房子,能感受藏式生活的韵味,本地人也能在这里找到熟悉的烟火;八廓街周边的一些古建民居,改成了小巧的文创店、非遗工坊和咖啡馆,唐卡制作、藏香生产的手艺在老房子里传承,喝一杯甜茶的闲暇,能触摸到老拉萨的肌理。

### 琉璃桥畔藏融情 汉藏建筑里的民生相融

在八廓街北面,宇拓桥静静横卧在步行街。这座建于清代的桥梁,是汉藏建筑文化融合的生动见证。《古城拉萨市区历史地名考》一书是这样描写宇拓桥的,“宇”藏语意为松耳石,“拓”意为顶。因桥顶采用绿色琉璃瓦盖成,远望似松耳石顶,故名。石筑五孔桥跨度283米,桥面宽68米,桥廊采用藏汉结合的建筑形式,屋顶为汉式歇山顶。桥上为甬道式建筑,两边砌16米厚的石墙,东西两侧墙上分别砌有五个孔洞。顶檐饰有三种不同图案的滴水,四角为龙首飞檐,屋脊中央置琉璃宝顶,两端有琉璃供果脊饰。

藏式石砌墙体与汉式歇山顶、琉璃瓦完美融合,呈现出独特的建筑美学。

历史上,宇拓桥连接着拉萨老城与布达拉宫,清政府拨款修建,方便人畜往来。清代诗人孙士毅曾写下“琉璃桥下琉璃水,曾为将军洗马来”的诗句。上个世纪60年代,从布达拉宫到大昭寺,人们都要从这座桥上走过。如今,宇拓桥虽已失去交通功能,却成为市民游客感受历史的窗口。这座桥见证了藏汉工匠的携手合作,见证了中央政府西藏的治理,也见证了拉萨从古城到现代化城市的变迁。



八廓街一角。记者 贡曲罗杰 摄

### 【结语】

藏式建筑的美,从来都不在高高在上的欣赏,而在它与高原生活的水乳交融。从七市(地)各有特色的民居,到小窗、收分墙里的生活智慧,从古建活化里的烟火气,到琉璃桥畔的汉藏相融,每一处设计,每一次改造,每一种融合,终究在建筑中寻觅生活智慧。